Zy小传（二）：

聪明的水笔确乎知道人意，刚刚看到难题，出水便放缓了速度，并且和握着它的主人的脑子同样，一顿一顿，像死机了一样。

灰蒙笼罩了宿舍，冷雨拉上天空的窗帘，因此，尽管还是早晨，光线便十分昏暗。舍友们听到叹息声，并没有抬起头，只继续自顾自的忙活着。Zy懒懒的放下笔，盖上被子，无力地把手机放在一旁。他刚要继续躺下，便听见手机消息嗡嗡的响声。他看了一下消息，顿了一下，很是失望的样子，最后到底继续硬着头皮躺了下去。

“卷，”xy没有抬头，嘟囔了一声。“卷，”zd没有抬头，嘟囔了一声。“卷，”qc没有抬头，嘟囔了一声。“习惯了满身伤痕 因为越是痛苦 越是认真”，Zy没有起身，只翻转过去，一声长叹。

“兄弟们，帮我看看这题怎么做。”Zy没有爬下床，只是喊了一声，便把题目放在群里。见没人回应，照例撒娇起来。“xy哥哥”。Xy忙着手头的复习资料，有些烦躁：“你且听我几句话：你先不要专想高数题目罢，题目是可做可不做的，也许是这次做对，也许是这次没做对。鸟有羽，兽有毛，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。此所谓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”，你固然不能说自己这次做不出下次能做出，然而你也不能说别人教你了下次就能对呢？总之……”“妹子发我的。”他嘤了起来。“那更离谱了，你靠做题找妹子，一定不成功，如果你原先就是单身的话。”xy滑动鼠标，没有回头“我搜集过许多卷王和海王的资料，很下过一番功夫，得到一个结论：卷王的明天还是卷王，海王的明天还是海王——这就叫做“继承”。所以，昨天没脱单，今天帮忙刷题也不会有什么进展，因为你没有继承到海王类的方法。”

“O.K。”一个叫qc的卷王说。

“不过你要想想lmm”别一个叫zd的卷王道。

“他先前确实单身，现在是脱单了，倘没有继承方法，一定脱不了。”

“O.K。”

约莫有码了三十十行代码的时间，他爬起身来。准备下床在桌前和题目决一死战。但他刚落地，手机又响了起来，便放下水笔，看起了手机。又约莫码了两行代码的时间，才兴高采烈地跳起来，然而脸怎么都憋不红，嘴里一直一直冒着白气，头顶仿佛也喷发着水汽，仿佛积攒多年了一样。“兄弟们，我今天下午去兴隆山，好想在那里过夜怎么办？肿么办？”照例的，zy尝试恶心萌起来。

Xy没有抬头，不作回应。Zd没有抬头，不作回应。Qc没有抬头，不作回应。

“兄弟们，我感觉我要脱单了。”

“哦，就这就这？”xy是已经见怪不怪了。“哦，就这就这？”qc是已经见怪不怪了。“哦，就这就这？”zd是已经见怪不怪了。

大约码了十几行代码的时间，他就出了门，在从未出现的朝霞下回头朝着舍友微笑起来，那微笑的意义，是没有一个人不明白的。

Xy并没有挽留他，只是看着他走出门，就跑到门口插上门闩，感觉如释重负。看了看室内，像复读机一样说着：“我关门了，外面真冷阿。”

约莫码了16384条代码，已经是历史课中途下课了，组长群里却有了声息：“小爷回来了。”xy一看，果然，群里冒出个龙王zy。

约莫码了1024条代码的时间，宿舍门响了起来，“来了，”xy照例之说了这两个字。打开门，zy直直地走进来，好像受了当头一棒，回到自己位置亡魂失魄的坐着，恰如一段呆木头。

过了大约码了8行代码时间，然而他还是照旧的拿起数学课本，不自觉的翻“哎，为了教妹子题目，我还得重新学一下第一章”。

“巨，”xy没有抬头，大叫起来。“巨，”zd没有抬头，大叫起来。“巨，”qc没有抬头，大叫起来。

又过了128行代码，他突然叹息起来，“哎，我感觉之前的白菜被猪拱了。”然后稀里糊涂的嘟囔了“之乎者也”“半路截胡”之类的胡话。舍友都没有反应，好像三段呆木头。

又过了大约64行代码，他突然站起身，又爬上床，“好累。”

想来他在长久的奔波中，早已带着疲乏了。出发前就几乎笑完了气，途中流完了汗，而况吹了冷风回来又头昏，一加上高数，两眼便蒙胧起来，两颊也渐渐的发了热，自己觉得无所谓了，而且昏昏欲睡。

终于，又一个12月的黄昏来临，一个树叶光光、没有小鸟的冬天傍晚，zzy再次爬起来大声说：“我又觉得我行了，我感觉我要脱单了！”